



泉入石

□ 山东 李旭

果,仿佛经历过疼痛、挣扎,流过泪水之后露出的微笑,虽然平平淡淡,却真实而亲切,带着一种深入浅出的品质与动人魂魄的魅力。

王维是我国唐代的大诗人大画家,像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这类意境的诗句,他还写过许多,苏轼曾用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高度评价过他。我想,王维是把一怀山水、满目苍翠,这种对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的追求,当作了泉水,试图用这样的泉水来软化与湿润现实生活中那些过硬过冷,甚至僵化板结的东西,或者说用写意的过程来淡化和稀释过于写实的目的,从而让自己的生命形态青山不改,绿水长流。实际上,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,都包含着泉水和石头的成分,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梦想的,无论是生理机能上的,还是心理思维上的,这可能就是黑格尔哲学中所谓矛盾既是对立的、又是统一的,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吧。曾经有位老先生对我感叹过:年轻时牙口儿好却上不来硬菜,等到上岁数日子好过有硬菜了,但牙口又不行了。由此可见,人生终究是有缺憾的,不可能十全十美:年轻时精力旺盛、敢想敢干,但在经验与耐心上怕也时有短板,何况白手打拼像台机器超负荷运转,难免为零件的磨损和老化留下伏笔;而中年以后固然阅历丰富,对人生自有一番风雨之后的见识,却也不免月盈而亏,过了鼎盛时期精力下降也是自然规律。所以,大到渐渐退化衰老的身体机能,针插不进、水冲不开的思维模

式,小到一瞬间的纠结与执念等等,都有可能僵化硬化成石头。而任何好的东西,只要有益于世道人心,有益于身体情感,有益于激发生命活力,大到积极的心态、开放的思维、绿色环保的养生理念,小到步履蹒跚时的一把扶持,掉入黑夜时的一阵儿无声陪伴……点点滴滴都是泉水,泉眼多了,就会汇成生命长河的源头活水,就会让人生的列车动力澎湃、劲头十足。

泉入石,石再演化成莹润欲滴的熟料,也可以看作是人生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,从青涩稚嫩、少不经事,甚至有些荒唐任性,历经社会实践这条大河的洗礼,逐步走向坚韧、厚实、成熟,逐渐从懵懂与遮蔽到达澄明和敞开,使自己拥有一个开放的姿态,让各种有机元素像泉水一样浸透融入生命的进程。这样才能视野开阔、思维活跃,身体气血畅通富有弹性,心灵柔软而湿润,始终对事物保持着发丝般的感受力:哪怕是一根火柴的光亮、一滴露水的清澈,依然会觉得怦然心动,既能从一脸沟壑中看到生活的艰辛,也会在满头白雪上读懂生命的慈悲。这也许就是佛家说的内外兼修,道家说的上善若水吧,其实不管是哪一家的意思,目的都差不多,无非是让泉水进入、唤醒并激活生命中那些像石头样沉睡的部分,使身体产生新的动能,不断获得再生之感,从而让心灵的天空阳光充足、雨水丰沛、星河荡漾,让生命的大地森林茂密、牛羊成群、万物生长。

“清 泉石上流”,经年累月时间久了,自然水滴石穿。就像腌鸭蛋,鸭蛋被盐水浸透之后,油汪汪地变成了美味。泉入石的过程,也可以说是一个石变玉的过程,昆仑山上的石头,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,就会从山上滚落到山脚下,然后被雪山之水形成的大河源头,一路奔腾从上游经过中游,最后带到河流的下游,通过河水的冲击、洗刷,跌跌撞撞地翻滚,由山料到山流水料,最后形成籽料,完成的是一个蜕变再生的过程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一些活性的有机元素会浸透并融入石头,而石头的棱角角角也会被流水打磨冲刷得日渐圆润,皮色亦是日渐丰富;尤其石头的内部结构,经过大浪淘沙之后,石性与杂质渐去,肉质般的晶体现出致密和纯粹,拿在手里把玩儿,你会觉得它的光泽是那么柔和,既不夺目更不夸张,而是内敛中透着温润养眼,结实中显得发育成熟。毫无疑问,这种低调稳重的包浆之感乃是岁月沉淀的结

生在福中当珍惜

□ 肥西 查鸿林

妻子把我穿旧的内衣塞进塑料袋,然后放到垃圾桶旁边,准备扔垃圾时顺便扔掉。我看见了,边把内衣取出来边对她说:“洗洗吧,然后放进小区的旧衣桶,说不定还有人愿意穿呢。”妻子默然,没有说话。

我向来是个很节俭朴素的人,不仅仅是受长辈们的影响和熏陶,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感悟。有次傍晚,我在菜市场活禽交易处买鸡,来了两个身穿蓝布衣服、身材瘦削的民工,他们身上的蓝布衣褪色泛白,其中一个开口问鸡价格,从老母鸡20多元到三黄鸡6.5元一斤都有,他身体靠在窗边的墙上说:“6块行不行?”卖鸡的人说:“没有便宜的,这是晚上,早上还是7块呢。”民工买了一只,一过称,21块5角,民工说:“21块吧。”卖鸡的人还是不答应,最后以21.5元成交,我看到那位站在一旁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民工,从口袋里掏出10元5角钱交给正在买鸡的民工,他接过钱,愣了一下说:“我多付五角钱,算了吧。”很显然,是他们共同买下这只鸡,晚上加个餐打个牙祭。

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旁边新开了一家大型超市,早晨和晚上的菜价格差别很大,特别是晚上,那些一直销售不掉的蔬菜,服务员会把黄菜叶子去掉,或者变质的地方挖去,集中放到一个角落,挂上“打折专区”,以五毛或者一元的低价出售。每次,我总看到三五成群的农民工,他们戴着安全帽,脸色黝黑,眼睛大而明亮,身上衣服沾满灰尘和白色的灰渍,蹲在那里翻拣,他们的手宽大而粗壮,手上长满鼓起的老茧,显得更加厚实。两三元钱就可以买上一大袋不同品种的蔬菜,他们拎着购买的蔬菜脚步匆匆地离去。每当看到这里,心中漾起的胃酸不知是苦还是痛。

有些人在不花自己钱的时候消费毫不心疼,甚至大手大脚浪费,我向来很鄙视或者厌恶这种行为。有次在食堂用餐,一男一女的两位,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多岁,着装时髦,有说有笑地端着餐盘向我对面落座,由于笑声特别,引起我的注意,我一看,他们端的快餐盘里米饭堆得像小山似的,足足有我的两三倍,我心想:饭量真大!突然我又想起,食堂里米饭吃多吃少只收一元,于是我放慢了吃饭的速度,

偏要看看他们到底是否饭量大。几分钟过去,他们身旁吃饭的一位小伙子用餐完了,离开饭桌,服务员还没有过来收盘子。就在这个空隙,那个男的使出速度,飞快地把足足有两小碗雪白的米饭抓到那位小伙子用餐的盘子里,女的见状,也来个神速,也把足足两小碗的米饭抓到那个盘子里,顿时,盘子里的米饭堆得像小山,与残余的汤汁和剩菜混在一起。我见状,停用餐,一直抬着头,眼睛不眨地看他们完成这个“壮举”,我没有说话,但我眼光发出的憎恶,令他们不得不认错:“对不起,不小心装多了,下次注意。”我还是没有说话,低下头,把米饭一粒粒吃完。他们见我低头吃饭,不知吃饱还是没有吃饱,慌忙起身溜走了。

有一段时间,经小区里的人介绍,说离我住处不远的菜市场旁边一个小超市,蔬菜特便宜,我去过几次,果然,比市场上的菜便宜一半,吸引着周边许多市民购买,很是热闹。可几次下来,我发现一个问题,很多主妇在购买菜品时,把蔬菜外面的菜叶一片一片大把地撕掉,买走的都是菜心,其实超市在上架时,已经把菜品整理得很干净,没有黄叶没有菜根,但仍然过不了有些妇女挑三拣四的选择关,一上午下来,至少丢弃两麻袋绿油油的菜叶。商家很是心疼,警告过无数次也不奏效,无奈贴了一张招牌“菜心5元一斤”,效果甚微。我看了实在忍不下去,替商家说了好几次话也没效果。有次,有位耿直的北方大妈站了出来:“我说姐们,买菜不能这样,菜长心,人也长心,这些撕下来的菜叶都能吃,冬天了,蔬菜长得慢,长点良心吧。”没想到话语一落,却遭到不少主妇嘲笑声、谩骂声,那位北方大妈身强力壮,索性与动手动脚的主妇们打了起来,这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有良知的人都站出来,上前拉架并指责那些人,才平息下来。这次事件后,我便不再去那家超市买菜,不想再看到那些人。

时常,我在思绪里翻阅余华的著作《活着》,想想那时人们的生活,再看看现在,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幸福!生活中,令人尊敬的不是大手大脚的浪费与浮躁,也不是图有外表的华丽与傲慢,而是潜流在人们心灵中的平静与坦然和举手投足间的儒雅与涵养。

驼爷

□ 蒙城 侯兴锋

师范毕业那年的暑假,由于工作还没有落实,我便回了老家。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,我跟随同村的人去城里建筑工地做小工。到了工地,工头安排我用小车运砖,并为我指派了一个老头儿做搭档。人人都喊我的搭档为“驼爷”,然而,这个称呼并不是代表他的地位有多高,多么受人尊敬,只是因为他的背有些驼,年纪又大,久而久之,大家便忘记了他的姓名,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驼爷”。

虽是外号,且指出他是个驼背,但驼爷却一点儿也不在意,别人一喊,他总是乐呵呵地应着。他看上去有60多岁,精神很矍铄。整个暑期,他从不叫我的名字,只叫我“小伙子”。一开始,我并不十分喜欢这个搭档,然而随着接触的深入,我发现,在他那驼着的身体内,包含着的一颗温柔而又睿智的心灵。一天上午,我的额头被脚手架撞了一个大包,接着没过一会儿,大拇指又在搬砖时被砸伤了。在炎炎烈日下,我挥汗如雨,强忍着痛苦并力地推着砖,嘴里不停地抱怨着:“真倒霉!”驼爷在我身边听到了这些牢骚,他轻声对我说:“小伙子,把眉头舒展开,把心胸打开,愁也是一天,高兴也是一天。”

听着驼爷的话语,我豁然开朗,不由哑然失笑。读了这么多年的书,这种简单的道理怎么还要一位老人开导自己呢?还有一次,有两个小工不知为什么争吵了起来,后来吵着吵着竟然拿着铁锹要动起武来了。旁边有人上去劝架,谁知越劝,他们劲头越大,最后工头都出来了,但还是不起作用。这时,驼爷分开众人,走过去在两人的耳边悄悄说了什么,两人很快地放下了手中的工具,不久便握了手。干活的时候,我问驼爷施了什么“魔法”这么神奇,他笑笑说:“也没什么,我只是告诉他俩,‘你们万一有个好歹,你们的老婆孩子难道想要让别人给你们照顾吗?’”我听了,不得不佩服驼爷的高明。

干活时,午饭在工地上吃。饭食就两样:油茶和馍。油茶随便喝,馍是一个人两个。对当时的我来说,两个馒头根本不够吃,只好每次都喝很多的油茶来充饥,但经常不到两个小时肚子又饿得咕咕叫。每到这时,驼爷会从一个塑料袋子里拿出一个馍来让我吃。我知道这是他故意省下留给我的,于是不好意思地向他道谢,他摆摆手,说:“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,你还年轻,不饿。我晓得,你不属于这里,你会有更有意义的工作去做。”我接过馒头,默默不语,心里顿时涌出了一种异样的感动。一天中午休息时,驼爷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份报纸,叫我替他读一读,他咧着嘴对我笑了笑:“我不识字。”我们坐在树荫下,我仔细地替他读完了报纸,顺口问他:“您不识字,可怎么能懂得那么多的道理,说出那么多充满智慧的话呢?”驼爷沉思了一会儿,缓缓说:“小伙子,其实一些做人的道理不仅仅书本上有,生活中也无处不在,只要你本着一颗善良之心,就一定能读懂它。”

不久,我找到了工作,离开了工地,再未见过驼爷。但在流逝的光阴里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善良的老人。